



巨星陨落 名著长存

邓崎凡

2016年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实于古城西安逝世，一代文坛巨星陨落。陈忠实以《白鹿原》为人熟识、铭记，《白鹿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彪炳文学史。此外，陈忠实有多部作品行世。本期开卷将盘点几部他的重要作品。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 50 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长幅画卷。《白鹿原》初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该刊 1992 年第 6 期和 1993 年第 1 期分两期刊载了这部作品。1993 年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单行本。此后，《白鹿原》不断刊印，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 7 种版本。根据统计，国内各出版社及海外繁体字本、译本，《白鹿原》的版本有数十种，已发行逾 200 万册。

《乡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该书是陈忠实早起短篇小说集。1982 年 7 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以《秦岭文学丛书》相继出版了多部陕籍作家的作品，陈忠实的《乡村》即是其中一册。该书共 332 页，印数 3000 册，这也是陈忠实的第一本小说集。书中讲述的是某县城的一个穷乡僻壤里的农民在一片土地上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经历。

《四妹子》



吉林时代文艺·2008

该书是陈忠实的 中篇小说集，包括中篇小说《四妹子》《初夏》《十八岁的哥哥》，小说的主题都是描写陕北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爱情。四妹子是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小说描写了她追求个性解放、改变贫穷命运的曲折奋斗历程，折射了时代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对农民命运、妇女命运的深刻思考。

《康家小院》



中国社 会出版社·2008

该书收录《康家小院》《两个朋友》《日子》《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等 10 篇经典中短篇小说。《康家小院》突出表现了“外来者”介入古老的乡村/中国后，被进入者的心灵世界与生命旅程的变迁。在叙事者的叙述中，既看到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看到了作家对现代文明认同的无奈与犹悝，更看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所持的矛盾心态——遗憾中的依恋，痛苦中的流迁。在批判与坚守、背离与回归中，作家不仅完成了一个悲剧女性的形象塑造，而且展示了自身内心深处 的思想悲剧性。

周养俊

4 月 29 日清晨，我在公园晨练，同事王建民打来电话，怯怯地问:“网上说陈忠实老师不在了，你看到了吗?是不是真的?”急忙打开微信，果然有“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今早晨 7 点 40 分去世”的消息。我的脑袋“轰”一下，眼前就模糊了。

缘 起

认识陈忠实老师，是一个偶然的机 会。

1993 年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这部文学巨著刚出版上市就被读者一抢而空，出版社在同年 7 月第二次印刷了这部轰动当时中国文坛的陕军东征代表作。一段时间，西安出现了《白鹿原》热。我这个从小生长在白鹿塬下的文学爱好者也成了单位关注的对象，好几个同事来找我，让我找陈忠实 在他们买的《白鹿原》上签个名。那时，我也只是陈忠实作品的忠实读者，还没有见过他。可是，托我要签名的人竟有十多个，实在推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其实，我早就想见陈忠实了，就是担心大作家端架子，不好说话。8 月 23 日上午，我带着 20 本《白鹿原》走进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一声“陈老师”，一声“白鹿塬乡党”，就和陈忠实成了熟人。那天，他穿着蓝色上衣，黑色裤子，黑皮鞋，一口浓重的西安郊区话，非常朴实，咋看都像 是乡村教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主

乾隆帝的高仿《富春山居图》

说到中国传统世名画，能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大概要属《富春山居图》了。

与一般画作不同的是，这幅由山水画大师黄公望晚年绘制的巨作由两幅画组成：一幅名曰《剩山图》，保存在浙江省博物馆；另一幅名曰《无用师卷》，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本为一幅画，流传至明代收藏家吴洪裕手里时，由于吴对此画太过喜爱，临死前打算烧掉此画为已殉葬，幸而被其侄子救下，但画已被烧作两截。前段画幅较小，称《剩山图》；后段较长，因画作最初被赠予者而得名《无用师卷》。

《剩山图》长期散落在民间，《无用师卷》则在清朝乾隆年间被征入宫。然而，乾隆帝到死都认为《无用师卷》不过是一幅赝品，此前，他已经得到了一幅他自认为是真迹的《富春山居图》。不过，正是因为乾隆帝看走眼，《无用师卷》躲过一劫。

乾隆帝最早得到的《富春山居图》，实为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世称《子明卷》。和吴洪裕一样，乾隆帝同

样对此画极为喜 爱，但与吴氏的表达方式不同，乾隆帝并未要求该画陪葬，而是在画卷上盖印题跋，不时题写自己阅画心得。由于被乾隆帝认定 为真迹，《子明卷》上乾隆帝的题跋多达 50 余处，以至于画卷上的空白几乎全被填满，可谓“满目疮痍，体无完肤”。

最后，连乾隆帝自己也找不到下笔的地方了，但他仍不忘叮嘱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正因为此，《无用师卷》未遭乾隆帝乱书乱写，得以保全。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明，作者不详



山东 2015 年投入 3000 万元推动全民阅读

日在济南舜耕会展中心举行，同时在全省各市设分会场。山东书展将秉承“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服务读者”的理念，通过图书展销、文化展览展示、名家讲座、国际交流等形式，让广大读者尽享阅读快乐。

下一步，山东将加快精品出版步伐，提升出版物推荐力度，组织专家学者、读者代表评选优秀出版物推荐目录，通过大众网等媒体

会”(简称投洽会)同期举办。

据了解，投洽会由商务部主办，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促进双向或多向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投资促进盛会，也是通过全球展览

凳子上，甚至沙发上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一些随手堆放的书报随时都有倒下来的可能。我要帮他整理，他不让动，说他放的东西只有他知道，弄乱了就不好找了。那时候，他正在闹牙痛，嗓子沙哑着，腮帮子肿着，头发也乱糟糟的，布满皱纹的脸更显疲惫。陈老师一脸无奈地告诉我，他现在除了场面上的应酬就是忙着给别人的书写字，而且接连不断，都是多年前“欠的账”，就这还得罪了不少人。

临别时，陈老师拿出他新近出的《秦风》和《行走的笔记》送我，一边在书的扉页上签字一边说：“我也没啥送你，就送你几本书看。”

有人托我给陈老师带两盒茶叶。“五一”后的一天，我直奔他的创作室，看到送来的茶叶时，他连声说：“太高档了，太高档了，真是享用不起，太感谢了！”陈老师说他多年饮用的都是陕南青茶，属于陕南中档茶。说到茶叶，陈老师兴致很高，一直从茶马古道、巴蜀茶、汉茶说到午子仙毫，又从陕南著名作家王蓬说到他曾给著名茶学专家蔡如桂写的一篇文章，最后话题自然回到了文学创作上。问及他的近况，陈老师苦笑着摇了摇头，沟壑纵横的脸上依然布满着无奈，“每天把自己关在这里，就是给别人的书写字，常常得放下自己的创作，这几年写过多少序，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听说，上海一家出版社多次要把你写的这些序整理成一套书，你为啥拒绝呀？”

“出这样的书谁看？给咱出书让人家赔钱，肯定不行！”

“那是出版社的事情，人家要出书就一定会 有销路。”

我的话音刚落，陈老师的眼眶一下就瞪圆了，声调也提高了许多：“不行！不行！我不能光顾自己，损人利己的事咱做不成！”

下了楼，回头再望这幢不豪华也不高档的住宅，不知怎的，鼻子忽然酸酸的。一位著名作家、一位文学大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



白鹿原村全景 资料图片

走红还是走心？

吴迪

“我要不要做当红作家？”——据《沈阳日报》报道，青年作家郑执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一些靠快消文字名利双收的“当红作家”，他纠结着“是让大多数人喜欢我，还是让少数人觉得我牛”，结论是“我选择后者，就算想挣钱，起码也要站着挣”。

相较于默默无闻、精耕于精神产品的作家，这里的“当红作家”主要指的是通过复制化、营销化和市场化等创作手段，通过网络等渠道进行传播，进而实现名利双收的作家，其背后往往拥有一个操作团队。

“从技术层面上说，我知道如何让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当红作家，也知道那些当红作家的写作流程，但我不大忍心这样做。因为，我对文字还有起码的敬畏之心。”郑执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确，甚至将当红作家如何走红、如何创作这个不甚为人知的问题引入了公众视野。

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随着目前网络文学、畅销书的写作领域，写作转化为阅读的过程追求快速而显得更加突出。过去的文学创作，必不可少地要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挖掘素材，而如今，为满足快餐式、碎片化阅读需求的读者群，作者团队不再需要“上山下乡”，甚至东拼西凑、改写套用即可推出上线，加上一系列推广营销手段增加曝光量，在知名度直线上升之后，制造了一批富翁作家的同时，也将文艺创作“快消品化”。

不仅如此，快消文字的出现和大行其道，与“粉丝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锐作家，出名靠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颜值和营销。在“看脸”和“网红”时代，单凭颜值这一项，就能俘获一票粉丝，若是有个团队帮忙做营销，则更是如虎添翼，一飞冲天。比如，有的小说连载网站，会将作者的照片和简介与作品一起挂在页面上，若是个高颜值的帅仔靓妹，俘获甚好奇

知陈忠实的通信地址把稿费寄给我，让我转交，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后来才知道陈忠实生病了，不接电话，也不让人看他。春节期间，我又打电话给他，还是无人接听，于是我发信息给他讲了稿费的事情，陈老师很快回了电话，说：“养俊，你打的电话我都知道，我这一段有病，在医院治疗，大夫不让说话。那个稿费你拿去买盒茶叶喝了。”我说：“那不行，是你的稿费，别人让我代转，一定要送给你，你说你在啥地方？我马上过来。”说实话，我也是想借送稿费去看他。陈老师明显着急了，他说：“我给你说，我不能说话，要么，你叫几个人吃顿饭，代表我请他们吃个饭行了！就这。”说着，就挂了电话。这个晚上，我半夜没睡着，我一直想陈忠实和他患的这种病，期望能有好的转机。第二天，我分别打电话给雷 电、李下叔，希望他们帮我把稿费送给陈忠实。可是，他们都说，你真要陈老师高兴，你就按他的要求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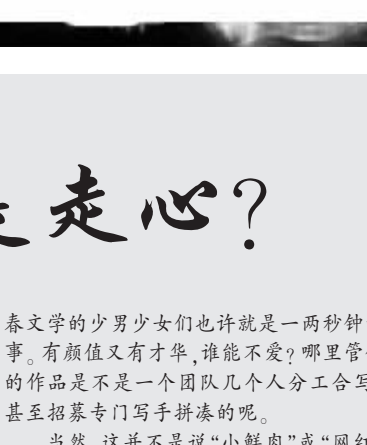
今年 3 月 3 日晚，我和几位作家朋友聚会。开饭前，雷电给陈老师打了电话，当时没人接，过了一会儿，陈老师打过来了，雷电说了几句，意思是拿稿费吃饭的事情，说完把电话给了我，当时我感到心跳很快，拿手机的手好像在颤抖，还没等我把问候的话说完，陈老师就说了：“这事就这了，我不能多说话，你替我问他们几个好，好了，就这了。”

这是我和陈忠实老师最后一次对话，没想到竟成了永别。两天后，我买了一些补品和刚出的 2015 年邮票年票册送到了陈忠实小女儿陈勉力的单位，希望转交并问候陈忠实老师。不久，勉力打来电话，代表陈老师表示感谢。这以后，很少听到陈老师的信息，我总以为他的病情会好转的……

（标题、底纹设计王伟伟，肖像来源视觉中国）



白鹿原村全景 资料图片



白鹿原村全景 资料图片

春文学的少男少女们也许就是一两秒钟的事，有颜值又有才华，谁能不爱？哪里管他的作品是不是一个团队几个人分工合写，甚至招募专门写手拼凑的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鲜肉”或“网红”作家们没有才华，而是这体现了近几年出版市场瞄准“粉丝经济”发生的一个新变化——正如精准的营销需要做好前期市场调查，依据目标人群的喜好来投放精力，规避风险一样，很多出版机构决定是否出版某作品时，会将这个作者有没有粉丝作为一项重要参考指标。相比有足够的粉丝就有足够的机会去策划运作，若一个作者没有受众基础，又没有高含金量的作品，出版其作品无异于花钱打水漂。所以，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这当然没有原罪，但精神产品讲究读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本应该纯净无华、深邃透彻，是一种宁静的文化心态，不该充满赤裸裸的铜臭。

显然，我们没必要将“粉丝经济”下的“涂鸭”一棒子打死，毕竟对一些流行文学尤其是青春文学的读者来说，“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靠才华”的作者们，当然更能够引发关注，这也是新媒体传播时代的一个显性趋势，我们必须承认读者也有粉丝现象的存在，值得理性研究和思考。

但不容忽视的是，很多当红作家之所以“红”，是因为关注和喜爱他们的人数量多、范围广。他们的文字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些人群讨论的热点，甚至一些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将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影响也随之呈几何级增大，毫不费力地引导着大众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情趣，甚至成为文化潮流，这与走心的创作和思考渐行渐远，应该引起重视。

